

# 宋使節使遼的共同感觸 ——以使遼詩爲主

蔣武雄\*

## 摘 要

自從宋與遼建立起長期的和平外交關係之後，宋朝廷常派文臣使節至遼進行交聘的活動，因此出現了使遼詩的作品，描述沿途自然的風光、行程遙遠的艱辛、路況地形的險峻、北國氣候的嚴寒、思念家國的鄉愁，以及遼地的民情風俗等。也因而造成宋使節們彼此有共同的見聞、觀察、體會和回憶，並且在使遼詩中呈現出共同的感觸。筆者在本文中將這些共同的感觸分成十二項，予以比較詳細的論述，希望能把宋使節使遼的往返行程與其心路歷程作連結，以這樣的角度來幫助讀者對於宋遼外交關係史，以及兩國之交聘活動，有進一步的瞭解。

**關鍵詞：**宋、遼、外交、交聘、使遼詩

---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宋遼兩國的和平外交關係史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在宋太祖（927-976，960-976 在位）、宋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時期，曾經與遼有過一段短暫的和平外交關係。至宋真宗（968-1022，997-1022 在位）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與遼簽訂澶淵盟約，建立起長期的和平外交之後，兩國經常互相派遣使節進行交聘的活動。據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說：「宋遼約和自澶淵之盟（1005 年）迄燕雲之役（1122 年）凡一百十八年，益以開寶迄太平興國間之和平（974-979 年，凡六年），綜凡一百二十四年。估計全部聘使均一千六百餘人，《長編》、《遼史》所載者約一千一百五十人，以其他文籍補苴者一百四十餘人，待考者尚有三百二、三十人。」<sup>1</sup>從這一項宋遼兩國使節人數的統計資料來看，我們可知宋遼使節交聘的活動確實相當頻繁，也顯現出宋遼外交的互動對於兩國歷史演變應該是具有很大的影響，值得我們加以探討。

至於有關宋遼和平外交的記載，除了有《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遼史》、《契丹國志》等基本史料外，另有一些直接記載的史料，例如《使遼語錄》和使遼詩等，這可謂是第一手史料。因為當時宋遼兩國都很重視彼此之間的交聘活動，以宋國而言，宋朝廷對於擔任使節的人選，往往是很慎重的從大臣中加以選派，甚至於有意向遼人炫耀宋國中原的文明，常派有名望的文臣擔任外交使節。<sup>2</sup>及至他們從遼國返回宋汴京後，都必須依照規定撰寫一份使遼報告，繳交於國信所，稱為《使遼語錄》（又稱《行程錄》、《奉使錄》、《使北錄》、《使北記》），內容包括宋使節使遼期間與遼君臣應對酬答的情形，以及沿途所經過的城鎮、驛館、里數，和所見所聞。另外，因為宋朝廷所派的使遼人選往往是文臣，因此他們在往返遼境途中，常會以其敏銳的觀察力、感受力，將所見、所聞、所感融入文思中，撰寫成使遼詩（又稱使北詩）。在詩中描述沿途自然的風光、行

<sup>1</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收入氏著，《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三」附考，甲、聘使統計，頁232。

<sup>2</sup> 可參閱陶晉生，〈從宋詩看宋遼關係〉，收入氏著，《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181。

程遙遠的艱辛、路況地形的險峻、北國氣候的嚴寒、思念家國的鄉愁，以及遼地的民情風俗等。因此透過對使遼詩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宋使節在使遼往返的過程中，曾經有共同經歷的地點、人事、氣候、路況以及鄉愁，也就是在使遼詩中，呈現出他們共同的見聞、觀察、體會和回憶，而形成共同的感觸。

筆者認為在北宋時期，有這麼多人於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集中在某一方面的歷史活動上，並且透過使遼詩，抒發出他們共同的感觸，這在一般史料當中是不多見的。可惜的是，留存至今的使遼詩並不多，<sup>3</sup>而且留存比較完整又比較多者只有少數幾位。例如劉敞（1019-1068）約有二十七首、歐陽修（1007-1072）約有十餘首、蘇頌（1021-1101）有〈前使遼詩〉三十首、〈後使遼詩〉二十八首、蘇轍（1039-1112）約有二十八首、彭汝礪（1042-1095）約有六十首。至於包拯曾經使遼，然而其使遼詩在今日卻都未能見及。<sup>4</sup>

顯然使遼詩留存的多寡有以上的問題，並且也造成筆者在本文中能依據引用者並不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把宋使節在使遼詩中所呈現出的共同感觸，予以分類作比較詳細的論述，並且透過宋使節使遼的往返行程，與其心路歷程作連結加以探討，則將可以幫助讀者對於宋遼外交關係史，以及兩國交聘的活動，有進一步的瞭解。因為至目前為止，似乎尚未有學者針對此一主題發表專文，因此筆者遂以〈宋使節使遼的共同感觸——以使遼詩為主〉為題，將宋使節在使遼往返行程中，於使遼詩中所顯現的共同感觸列出十二項，包括宋使節赴遼至邊鎮雄州與離宋入遼、在遼境渡桑乾河、在遼境經古北口、在遼境謁楊無敵廟、對使遼路途遙遠、對遼境嚴寒氣候、對遼境路況險峻、對遼境異國飲食、在遼境途中與本國使節相遇、在遼境思念家國、在

<sup>3</sup> 留存至今的使遼詩並不多，例如據2013年由李義、胡廷榮編輯，內蒙古文化出版所出版的《宋人使遼詩全集》，只收錄了22位作者，共344首使遼詩；陳大遠在《宋代出使文學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利用《全宋詩》搜得17位作者，共212首使遼詩。

<sup>4</sup> 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只收錄包拯一首詩——〈書端州郡齋壁〉，卷226，頁2641。另外，筆者曾發表〈包拯使遼事蹟的探討〉（臺北：第四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2016年7月），知其本人的史料在今日只存《孝肅包公奏議》（也稱《包孝肅公奏議》、《包拯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至於文集、詩集均佚失，深以為憾。

遼境望歸與歸心似箭、返抵宋邊鎮雄州等共同感觸，撰寫成本文。

至於有些宋使節所作使遼詩，未涉及這十二項共同感觸者，即不予以收錄引用。另外，宋使節在使遼之前，即已經具有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在他們的使遼詩中，所顯現出的共同感觸，因為已經有多位學者關注此一方面的史實，並且有豐碩的研究成果，<sup>5</sup>因此筆者在本文中也不予以討論。

## 二、赴遼至邊鎮雄州與離宋入遼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從汴京啟程赴遼之後，一路往北行，終於抵達宋臨遼境的邊鎮——雄州，接著再往前行約四十里至白溝驛，渡過白溝河，即進入遼國境內。筆者仔細閱讀宋使節的使遼詩之後，發現宋使節行至雄州，至少有兩種共同的感觸，一是即將進入異國，使其鄉愁的感觸特別濃厚。例如韓琦（1008-1075）曾於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寶元元年（遼興宗1016-1055，1031-1055在位，重熙七年，1038），以正旦使身分使遼，約在十一月初到達雄州，作〈雄州遇雪〉詩，說：

雲壓孤城勢漸低，昏昏臺榭雪霏霏。人遊兔苑何妨醉，使適龍沙  
未得歸。

夜館月明交素影，曉塗霜重借嚴威。風前似慰征軺意，先學楊花  
二月飛。<sup>6</sup>

從這兩首詩，我們可以感受到，韓琦至雄州後，面臨即將進入遼境，以及嚴寒的氣候、漫長的路途，使他心中不禁泛起了思鄉之情。

<sup>5</sup> 關於學者透過使遼詩，討論宋使節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可參閱王水照，〈論北宋使遼詩的兩個問題〉，《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2（臨汾，1992.4），頁17-43；沈文凡、陳大遠，〈宋遼交聘背景下的彭汝礪使遼詩〉，《學習與探索》，2011：6（哈爾濱，2011），頁199-202；胡彥，〈試論蘇頌使遼詩中的愛國情懷〉，《開封教育學院學報》，34：7（開封，2014.7），頁256-259；陳大遠，〈論蘇頌使遼詩的大國情懷〉，《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4：5（佳木斯，2016），頁114-116；阮麗萍，〈北宋使遼詩與使臣跨文化政治傳播〉，《貴州民族研究》，2018：1（貴陽，2018），頁196-200。

<sup>6</sup> [宋]韓琦，《安陽集》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8），卷4，〈雄州遇雪〉，頁10。

此種感觸也見於歐陽修使遼，他在宋仁宗至和二年（遼道宗1032-1101，1055-1101在位，清寧元年，1055），任賀遼道宗登寶位使，十一月初行至雄州，作〈奉使契丹初至雄州〉詩，說：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sup>7</sup>

及至進入遼境後，又作〈過塞〉詩，說：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雁解隨陽。<sup>8</sup>

歐陽修在此兩首詩中，也是描述他面對天寒路遙的心情，尤其是天氣愈寒冷，他卻必須愈往北方走，而且此時才行至雄州，至少尚有二千里遙遠的路程，因此使他產生了濃濃的鄉愁。

宋使節抵達雄州之後，另一種共同的感觸，是緣於對邊鎮雄州的觀察，例如胡宿（1028-1104）曾先後兩次於宋仁宗慶曆八年（遼興宗重熙十七年，1048年）、宋仁宗嘉祐二年（遼道宗清寧二年，1057年），以契丹國母生辰使和回謝契丹使身分出使遼國，在途經雄州時，曾作詩〈登雄州視遠亭〉，說：

誰將粉水掃天衢，萬里全開晦景圖。百尺凍雲飛未起，一簞寒雁遠相呼。由來封略未三代，大抵漁樵似五湖。欲望繁臺何處是，繁臺不見見平蕪。予家在京城東南繁臺之下，繁音婆。<sup>9</sup>

以及〈寄題雄州宴射亭〉，說：

北壓三關氣象雄，主人仍是紫髯翁。樽前樂按摩訶曲，塞外威生廣漠風。龍向城頭吟畫角，雁從天末避雕弓。休論萬里封侯事，

<sup>7</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2，《居士集》，卷第12，律詩，〈奉使契丹初至雄州〉，頁121。

<sup>8</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56，《居士外集》，卷第6，律詩，〈過塞〉，頁417。

<sup>9</sup> [宋]胡宿，《文恭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3，《居士集》，頁29-30。

靜勝今為第一功。<sup>10</sup>

按，視遠亭和宴射亭均為原任雄州知州李允則所建，立於此二亭遠望，自對雄州形勢與邊防重要性有所體認。但是胡宿在詩中，提及「休論萬里封侯事，靜勝今為第一功」，顯然是在強調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與遼簽訂澶淵盟約，所換來的和平關係才是當前宋對遼的最佳策略。

關於宋使節對宋遼和平關係的肯定，據呂陶在宋哲宗元祐八年（遼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以致太皇遺留物出使遼國時，途經雄州，作〈雄州村落〉，提到相同的心境，說：

家家桑棗盡成林，場圃充盈院落深。九十餘年事耕鑿，不知金革到如今。<sup>11</sup>

這首詩描述雄州九十餘年來無戰事，以及村落農桑繁盛景象，反映了宋遼和平交往所獲得的結果。

陳襄（1017-1080）在宋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1067），受命為皇帝登寶位北朝皇太后國信使，四月上旬從汴京出發。五月上旬行至雄州，撰〈登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說：

城如銀甕萬兵環，悵望孤城野蓼間。池面綠陰通易水，樓頭青靄見狼山。漁舟掩映江南浦，雄州，人謂塞北江南。使驛差池古北關。雅愛六韜名將後，塞垣無事虎貔閒。何六宅有蓼花亭在城西南。<sup>12</sup>

當時陳襄是在夏天行至雄州，因此所描述的是夏季風光。至於詩中所提何六宅是指曾任雄州知州的何承矩（946-1006），他曾建議宋朝廷在雄州地區屯田和建造塘泊，不僅有助於該地區農業的發展，也能發揮抵禦遼軍騎兵入侵的作用，因此陳襄在詩中，述及雄州城在邊防上的重要性。

蘇轍在宋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元祐四年（遼道宗大安五年，1089），受命為賀遼道宗生辰國信使使遼，行至雄州時，作〈贈知雄州王崇拯

<sup>10</sup> [宋]胡宿，《文恭集》，卷3，頁36。

<sup>11</sup> [宋]呂陶，〈雄州村落〉，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670，頁7830。

<sup>12</sup> [宋]陳襄，《古靈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4，〈登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頁7。

二首〉，說：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黃。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與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酒令寬。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珠槃。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sup>13</sup>

顯然蘇轍在此兩首詩中，也是描述了雄州在何承矩與李允則（953-1028）兩位前任雄州知州的主持帶領下，邊防工作有所加強。

另外，蘇頌曾有兩次以生辰使身分出使遼國，第一次是在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 在位）熙寧元年（遼道宗咸雍四年，1068），作有《前使遼詩》三十首；第二次是在宋神宗熙寧十年（遼道宗大康三年，1077），作有《後使遼詩》二十八首。但是蘇頌兩次使遼，所作使遼詩並未述及雄州的情形，只在第一次使遼，有作〈初過白溝北望燕山〉詩，說：

青山如壁地如盤，千里耕桑一望寬。虞帝肇州疆域廣，漢家封國冊書完。因循天寶興戎易，痛惜雍熙出將難。今日聖朝恢遠略，偃兵為義一隅安。<sup>14</sup>

這首詩顯示蘇頌過了雄州白溝驛和宋遼界河——白溝河，進入遼境之後，向北遙望燕山，不禁對燕山一帶的歷史演變頗有感慨，也對宋朝所進行的弭兵息民政策加以肯定。關於蘇頌對宋朝廷弭兵息民政策的看法，初在宋英宗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1067年），蘇頌擔任接伴使，至宋遼邊境迎接遼使節，曾作詩〈登雄州城樓〉，說：

三關相直斷華戎，燕薊山川一望中。斥堠人間風馬逸，朝廷恩廣使輶通。歲頒金絮非無策，利盡耕桑豈有窮。自古和親諂儒者，

<sup>13</sup> [宋]蘇轍，《樂城集》，收錄於《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6，〈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頁194。

<sup>14</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3，《前使遼詩》，〈初過白溝北望燕山〉，頁161。

可憐漢將亦何功。<sup>15</sup>

可知蘇頌在此首詩中，透過對雄州形勢的描述，顯示出自己對弭兵息民的主張，進而肯定宋遼訂立澶淵盟約所獲得的和平，是頗為值得的。

### 三、在遼境渡桑乾河的共同感觸

桑乾河又稱渾河、盧孤河、盧溝河、永定河，是宋使節入遼境後前往遼南京（幽州、燕京、北京）必渡之河，因此有多位宋使節在渡此河時，觸景生情形成了他們共同的感觸。例如劉敞在宋仁宗至和二年（遼道宗清寧元年，1055），被任命為祝賀遼法天太后（約980-1057）國信生辰使，行至遼境內桑乾河時，作詩〈發桑乾河〉，說：

四牡懷靡及，侵旦肅征駢。凝霜被野草，四顧人跡稀。水流日邊去，鴈向江南飛。我行亦已久，羸馬聲正悲。覽物歲華逝，撫事壯心違。豈伊越鄉感，乃復淚沾衣。<sup>16</sup>

可知劉敞在渡桑乾河時，目睹北國天寒荒野的風光景物，不禁想到自己離開家國已經有一段時日了，而且面對越行越遠的行程，懷鄉之情遂油然而生，因此在此首詩中充滿了感觸的情懷。

蘇轍使遼，入遼境後，經涿州，渡桑乾河繼續北行，後來在回程途中，作〈渡桑乾〉詩，說：

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窮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冰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携走馬渡桑乾，旌旂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語白溝一惆悵。<sup>17</sup>

<sup>15</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8，〈登雄州城樓〉，頁92。

<sup>16</sup> [宋]劉敞，《公是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7，〈發桑乾河〉，頁69。

<sup>17</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渡桑乾〉，頁196。



可知蘇轍在渡桑乾河時，亦是見河生情，不僅在此詩中四度提到「桑乾」兩字，也述及此趟使遼的情況、對家鄉的思念，以及對自身命運無可奈何的惆悵之情。另外，也提到在前往遼國經過桑乾河時，是嚴寒結冰的景象，而南返再度經過此河時，卻是徐徐的和風，配合著返鄉的心情。

#### 四、在遼境經古北口的共同感觸

在遼境中的古北口，是長城隘口之一，自古即為重要的關口，也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宋使節使遼多途經此關口至遼中京，因此也常有共同的感觸，例如韓琦使遼，曾作〈過虎北口〉詩，說：

東西層巘郁嵯峨，關口才容數騎過。天意本將南北限，即今天意又如何？<sup>18</sup>

按，虎北口即是古北口，韓琦在此詩描述連綿高山和古北口的險要，也感嘆宋遼建立起和平外交關係相當不容易。

王珪（1019-1085）在宋仁宗皇祐三年（遼興宗重熙二十年，1051），受命為賀契丹正旦使，曾作〈虎北口絕句〉詩，說：

來無方馬去無輪，天險分明限一律。願得玉龍橫十萬，榆關重識故封人。<sup>19</sup>

按，方馬指兩馬並行，此詩描述古北口關隘險峻，無法並行兩馬或通車。

劉敞使遼，作有多首述及古北口的使遼詩，例如作〈順州馬上望古北諸山〉，說：

平原不盡對群峰，翠壁回環幾萬里。背日映雲何所似？秋江千丈碧芙蓉。<sup>20</sup>

可知劉敞使遼，行至遼境順州，遙望古北口方向，只見燕山山脈諸山群疊，

<sup>18</sup> [宋]韓琦，《安陽集》，卷4，〈過虎北口〉，頁11。

<sup>19</sup> [宋]王珪，《華陽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4，〈虎北口絕句〉，頁6。

<sup>20</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順州馬上望古北諸山〉，頁330。

頗為壯觀。

及至抵達古北口時，劉敞作〈古北口〉詩，說：

束馬懸車北度燕，亂山重複水潺湲。本羞管仲令君霸，無用兪兒走馬前。<sup>21</sup>

劉敞在此首詩中描述了使遼路況的艱險，並且在標題下有注文，說：「自古北口，即奚人地，皆山居谷汲，耕牧其中，而無城郭，疑此則春秋之山戎病燕者也。齊桓公束馬懸車，涉辟耳之溪，見登山之神，取其戎菽冬蔥，布于諸侯，蓋近之矣。口占一篇，因以傳疑。」<sup>22</sup>可見劉敞對於古北口地區的歷史地理有相當的瞭解。

劉敞在古北口，又作〈古北口對月〉，說：

萬古關山月，遙憐此夜看。蛾眉空白嫵，叢桂不勝寒。他日刀頭間，何時客寢安。因之千里夢，共下白雲端。<sup>23</sup>

可知劉敞作此詩，是觸景生情地把古北口與月亮作連結，進而對於此次使遼深自期許。另外，又作有〈初出古北口大風〉詩，說：

我持漢節議和親，北上邊關極海濱。宜有鬼神陰受命，勁風來埽幕南塵。<sup>24</sup>

劉敞在此詩中，則把古北口與大風作連結，述及他頗以此次出使，祝賀遼皇太后生辰的任務為重、為榮，因此願意不辭路遙、天寒的艱辛，努力以赴。

後來劉敞返宋，途經古北口時，又作〈古北口守歲二首初入燕境〉，說：

春渡遼東海，星回幕北天。悠悠鄉國別，明日便經年。山盡寒隨盡，燕北諸山盡于此春歸客亦歸。一杯分歲酒，送臘強依依。<sup>25</sup>

以及〈元日發古北口寄禹玉直孺昌言三閣老初入燕境〉詩，說：

<sup>21</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古北口〉，頁334。

<sup>22</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古北口〉，頁334。

<sup>23</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2，〈古北口對月〉，頁263。

<sup>24</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9，〈初出古北口大風〉，頁346。

<sup>25</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7，〈古北口守歲二首〉，頁324。

桂酒椒盤共發春，山川雖舊物華新。仲尼魯史王正月，秦帝河圖歲甲寅。今年歲至甲寅，與河圖天元同。玉殿聳聞斟白獸，火城想見接清塵。應憐二使星安在，北斗杓端析木津。<sup>26</sup>

可知劉敞使遼返宋時，在除夕、元旦正好途經古北口，使他不禁想到此時身在異國，也只能盼望歸鄉之日早點到來，而且也回憶起往日與同僚共度元旦的情景。

蘇頌在第二次使遼時，經過古北口，作〈向忝使遼于今十稔再過古北感事言懷奉呈同事閣使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詩，說：

曾到臨潢已十齡，今朝復忝建旌行。正當朔地百年運，又過秦王萬里城。盡日據鞍消髀肉，通霄聞柝厭風聲。自非充個圖方略，但致金繒慰遠甿。<sup>27</sup>

蘇頌兩次使遼，相隔十年，因此再度經過遼境古北口時頗有感觸，不僅作詩呈示同行的副使姚麟，也提到使遼行程的辛苦，更對宋朝的弭兵息民政策予以肯定。

蘇轍使遼途經古北口時，曾作詩〈古北口絕句二首〉，說：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篋猶存未著貂。<sup>28</sup>

又作〈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說：

獨臥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鳥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序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sup>26</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5，〈元日發古北口寄禹玉直孺昌言三閣老〉，頁294。

<sup>27</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向忝使遼于今十稔再過古北感事言懷奉呈同事閣使〉，頁169。

<sup>28</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古北口絕句二首〉，頁194。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嘆久群離。及春煮茶過邊郡，賜火煎茶約細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嶺，夷漢封疆自此分。<sup>29</sup>

顯然蘇轍經過古北口時也頗有感觸，在前二首詩，描述了路況的艱難，以及晴寒的天氣；後二首詩，則是行走於古北口道中，作詩呈示同行的副使，表達自己使遼的心境。

彭汝礪在宋哲宗元祐六年（遼道宗大安七年，1091），任太皇太后祝賀遼道宗生辰國信使，當他途經古北口時，作〈過虎北口始聞雞〉詩，說：

雪餘天色更清明，野店忽聞雞一聲。地里山川從禹畫，人情風俗近燕京。漁陽父老尚垂涕，燕頷將軍誰請纓。容覆不分南與北，方知聖德與天平。<sup>30</sup>

可知彭汝礪在經過古北口時，聽聞雞叫聲，使他想到宋遼兩國和平關係的難得，以及宋朝皇帝的恩德。

## 五、在遼境謁楊無敵廟的共同感觸

在遼境內古北口附近有楊無敵廟，是宋使節使遼途中，常前往拜謁的地方。按，楊無敵即是宋將楊業（?-986），因為驍勇善戰，號稱「無敵」，但是在宋太宗雍熙三年（遼聖宗統和四年，986）征遼之役，以孤軍無援，傷重被俘，三日不食而死，遼人被其精神所感，特別在古北口城北門外建其祠，即是楊無敵廟。而宋使節既然是以宋國代表出使遼國，因此在拜謁楊無敵廟之後，遙想起楊業的事蹟，自然會有共同的感觸。例如劉敞作〈楊無敵廟〉詩，說：

西流不返日滔滔，隴上猶歌七尺刀。慟哭應知賈誼意，世人生死兩鴻毛。<sup>31</sup>

<sup>29</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頁194。

<sup>30</sup> [宋]彭汝礪，〈過虎北口始聞雞〉，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897，頁10504。

<sup>31</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楊無敵廟〉，頁332-333。

蘇轍作〈過楊無敵廟〉詩，說：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為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聊足慰忠魂。<sup>32</sup>

蘇頌作〈和仲巽過古北口楊無敵廟〉詩，說：

漢家飛將領熊羆，死戰燕山護我師。威信仇方名不滅，至今遺俗奉遺祠。<sup>33</sup>

彭汝礪作〈古北口楊太尉廟〉詩，說：

將軍百戰死嶽岑，祠廟巖巖古到今。萬里胡人猶破膽，百年壯士獨傷心。遺靈半夜雨如電，餘恨長時日為陰。驛舍愴懷心欲碎，不須更聽鼓鼙音。<sup>34</sup>

此四首詩都是表達了宋使節對楊業為宋國捐軀的崇敬心意，也為楊業英雄氣短、壯志未酬而感到嘆息。

## 六、對使遼路途遙遠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使遼的路線雖然不一致，但是為了到達遼皇帝的駐帳地，無論如何都必須面對漫漫遙遠的路程，筆者根據下列諸書所記宋使節每日所行的里數，加以統計，路振（957-1014）在《乘軺錄》記述他從宋遼界河——白溝河至遼中京，共行約一千里；<sup>35</sup>王曾（978-1038）在《王沂公行程錄》（又稱《契丹志》、《上契丹事》），記述他從宋國白溝驛至遼中京，共行一千一百八

<sup>32</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過楊無敵廟〉，頁194。

<sup>33</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前使遼詩》，〈和仲巽過古北口楊無敵廟〉，頁162。

<sup>34</sup> [宋]彭汝礪，〈古北口楊太尉廟〉，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897，頁10504。

<sup>35</sup> [宋]路振，《乘軺錄》，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頁14-27。

十里；<sup>36</sup>薛映（951-1024）在《薛映記》（又稱《薛映行程錄》、《遼中境界》），記述他從遼中京至遼上京，共行六百九十里；<sup>37</sup>宋綬（991-1041）在《契丹風俗》（又稱《宋綬行程錄》、《虜中風俗》），記述他從遼富谷館至遼道宗駐帳地木葉山，共行六百四十里。<sup>38</sup>而根據沈括（1031-1095）《熙寧使虜圖抄》，自述說：「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為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六日，……以閏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距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sup>39</sup>沈括在此書中特別強調他從宋汴京行至遼道宗駐帳地永安山，共行三千二百十五里。因此宋使節對於使遼路程遙遠，常有共同的感觸，並且在使遼詩中提到使遼路程的里數或作比喻。例如歐陽修作〈奉使契丹初至雄州〉，說：

猶去西樸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sup>40</sup>

〈書素屏〉，說：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sup>41</sup>

以及〈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說：

……歲月坐易失，山川行知遙。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sup>42</sup>

劉敞作〈姚家寨道中逢李諫議〉，說：

<sup>36</sup> [宋]王曾，《王沂公行程錄》，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頁28-31。

<sup>37</sup> [宋]薛映，《薛映記》，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頁32-34。

<sup>38</sup> [宋]宋綬，《契丹風俗》，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頁35-38。

<sup>39</sup> [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頁85-95。

<sup>40</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12，《居士集》，卷第12，律詩，〈奉使契丹初至雄州〉，頁121。

<sup>41</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書素屏〉，頁81。

<sup>42</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頁81。

……。授里同為萬里使，望雲先識二星回。……。<sup>43</sup>

〈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說：

……。山連木葉千峯雪，地逼龍城萬里沙。……。<sup>44</sup>

〈金山館〉，說：

出塞二千里，荒亭無四鄰。……。<sup>45</sup>

〈苦寒行〉，說：

驅馬涉長磧，千里徑無草。……。<sup>46</sup>

及至劉敞返宋時，在返程途中，作〈寄書〉，說：

十里一反顧，五里一徘徊。悠悠三千里，莫知我心哀。……。<sup>47</sup>

〈順州聞角〉詩，說：

北山三千里，歸來已近邊。……。<sup>48</sup>

〈答張給事中途中微雪見寄四韻〉，說：

空行萬里塞，不見六花飛。……。<sup>49</sup>

蘇頌作〈和就日館〉，說：

……馬蹄看即三千里，客舍今踰四十程。十月五日出都，迄今四十一日矣。……。<sup>50</sup>

<sup>43</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姚家寨道中逢李諫議〉，頁266-267。

<sup>44</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頁267。

<sup>45</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2，〈金山館〉，頁256。

<sup>46</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15，〈苦寒行〉，頁162。

<sup>47</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16，〈寄書〉，頁184。

<sup>48</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7，〈順州聞角〉，頁319。

<sup>49</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2，〈答張給事中途中微雪見寄四韻〉，頁261。

<sup>50</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前使遼詩》，〈和就日館〉，頁165。

彭汝礪作〈長垣路中寄同官〉詩，說：

七千餘里未百里，一百二程今兩程。……。<sup>51</sup>

〈尚德〉，說：

萬里沙陀險且遙，日影方長路更遙。……。<sup>52</sup>

〈宿金鉤（溝）〉詩，說：

絕域三千里，窮村五七家。……。<sup>53</sup>

從以上所引多首使遼詩的記載，可知宋使節使遼，都必須面對往返漫長的路程，尤其是他們所負的交聘任務，都是有固定的日期，沿途不能耽擱，幾乎每天都有既定的前進路程里數。因此使遼路途的遙遠，加諸於宋使節身心上的辛勞與感受，都使他們產生了很深的共同感觸，也因而很自然地把路程的里數，或是形容路途遙遠的字詞融入他們的使遼詩當中。

## 七、對遼境嚴寒氣候的共同感觸

傅樂煥在〈宋遼聘使表稿〉一文中，討論宋朝正旦使、生辰使派任、啟程和抵達的時間，說：「宋遼互賀，雙方遣使，例在賀期前三、二月。如賀正旦使，例遣於九月左右。大體命既下後，受命者尚準備一二月，期前一月許始啟行。其時使臣逗留敵國都城例在十日左右，而沿途行程預有規定，無遲滯之虞，故無需早行也。考《長編》所記賀遼生辰聘使，自興宗之後，統命遣於八、九月間，與賀正旦使同時，則到遼亦應在十二月、一月之間。」<sup>54</sup>也就是宋朝廷每年所派遣使遼的賀正旦使、賀生辰使，其往返的行程往往是

<sup>51</sup> [宋]彭汝礪，〈長垣路中寄同官〉，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5，頁10637。

<sup>52</sup> [宋]彭汝礪，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0，〈尚德〉，頁10552。

<sup>53</sup> [宋]彭汝礪，〈宿金鉤（溝）〉，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1，頁10565-10566。

<sup>54</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收入氏著，《遼史叢考》，「三」附考，丙、遼帝后生辰改期受賀考，頁241。



在寒冬的季節行走於遼國境內。因此當時遼朝廷有特別以皮褐衣物賜給宋使節的作法，據韓琦使遼至遼中京，作〈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說：

祇膺恩檢，就賜珍裘，被寵兼常，撫躬增惕。中謝。伏念寶鄰胥協，信幣交修。屬冬律之方嚴，眷使輶而加念。式頒寒服，益示至慈。建茲駟隸之行，亦均輕暖之賜，欽承厚禮，實感丹悰。<sup>55</sup>

可知遼朝廷對於韓琦來到寒冷的遼國，唯恐宋朝使節團受到風寒的侵襲，因此特別送保暖的衣物給他們。

而以上的史實也反映出宋使節千里跋涉赴遼，確實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是行走於嚴寒氣候的環境，因此在他們的使遼詩當中，有許多是描述他們身心遭受嚴寒氣候侵逼，倍感艱苦難忍的共同感觸。例如歐陽修〈過塞〉，說：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雁解隨陽。<sup>56</sup>

〈雁〉，說：

來時沙磧已冰霜，……，朔風吹起自成行。<sup>57</sup>

〈書素屏〉，說：

……臥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sup>58</sup>

〈馬齧雪〉，說：

<sup>55</sup> [宋]韓琦，《安陽集》，卷39，〈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頁4。

<sup>56</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56，《居士外集》，卷第6，律詩，〈過塞〉，頁417。

<sup>57</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57，《居士外集》，卷第7，律詩，〈雁〉，頁420。

<sup>58</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書素屏〉，頁81。

馬飢齧雪渴飲冰，北風卷地來崢嶸。……。<sup>59</sup>

〈風吹沙〉，說：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確犖悲摧藏。當冬萬物慘顏色，冰雪射日生光芒。……。<sup>60</sup>

鄭獬（1022-1072）〈回次媯川大寒〉，說：

地風如狂兇，來自黑山旁。……飛沙擊我面，積雪沾我裳。豈無玉壺酒，飲之冰滿腸。……東日拂滄海，此地埋寒霜。……。<sup>61</sup>

劉敞〈苦寒行〉，說：

驅馬涉長磧，千里徑無草。天寒日光淡，積雪常杲杲。勁風裂肌膚，狐貉甚魯縞。……。<sup>62</sup>

〈發桑乾河〉，說：

……凝霜被野草，四顧人跡稀。……。<sup>63</sup>

〈寄永叔永叔後予數日使北〉，說：

……桑乾北風度，冰雪捲飛練。……。<sup>64</sup>

〈宿廡子嶺穹廡中此嶺無水，往來驛人常擔水自隨也〉，說：

千山雪遠帳廡寒，一半冰消塞井乾。……。<sup>65</sup>

<sup>59</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馬齧雪〉，頁81-82。

<sup>60</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風吹沙〉，頁82。

<sup>61</sup> [宋]鄭獬，《鄭溪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3，〈回次媯川大寒〉，頁3-4。

<sup>62</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15，〈苦寒行〉，頁162。

<sup>63</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7，〈發桑乾河〉，頁69。

<sup>64</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13，〈寄永叔〉，頁145。

<sup>65</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頁326。

蘇頌《前使遼詩》〈和仲巽過度雲嶺〉，說：

……朔風增凜冽，寒日減清輝。……。<sup>66</sup>

《後使遼詩》〈早行新館道中〉，說：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邊疆百感生。……。<sup>67</sup>

〈中京紀事〉，說：

東遼本是苦寒鄉，況復嚴寒入朔疆。一帶土河猶未凍，數朝晴日但凝霜。……。<sup>68</sup>

〈贈同事閣使〉，說：

……風頭沙磧暗，日上雪霜和。草淺鷹飛地，冰流馬飲河。……。<sup>69</sup>

彭汝礪〈和國信子育元韻〉五之四，說：

山谷冥冥風怒號，故吹霜雪上綈袍。……。<sup>70</sup>

〈再和子育〉五之三，說：

朔風白晝不勝寒，清曉馬行霜雪間。……。<sup>71</sup>

以上所引多首使遼詩，均提到「寒」、「霜」、「冰」、「雪」、「北風」、「朔風」等字眼，可見遼地嚴寒的氣候，確實使宋使節身心俱熬，感

<sup>66</sup> [宋]蘇頌，〈和仲巽過度雲嶺〉，《蘇魏公文集》（上），卷13，《前使遼詩》，〈宿廬子嶺穹廬中〉，頁162。

<sup>67</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早行新館道中〉，頁170。

<sup>68</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中京紀事〉，頁172。

<sup>69</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贈同事閣使〉，頁172。

<sup>70</sup> [宋]彭汝礪，〈和國信子育元韻〉五之四，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4，頁10614。

<sup>71</sup> [宋]彭汝礪，〈再和子育〉五之三，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4，頁10614-10615。

受良深，因此在他們的使遼詩中出現了遭受遼境嚴寒氣候侵襲的共同感觸。

## 八、對遼境路況險峻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在使遼的行程上，不僅是路途遙遠，而且有時必須行經險峻的地勢，使他們倍感艱辛驚險，例如劉敞〈入山〉詩，說：

連山何叢叢，相背復相向。盤溪殆千曲，險石彌萬狀。……。<sup>72</sup>

〈思鄉嶺〉，說：

絕壑參差伴倚天，據鞍環顧一悽然。亂山不復知南北，惟記長安白日邊。<sup>73</sup>

〈摸斗嶺〉，說：

盤峯回棧幾千層，徑欲凌雲攬玉繩。……。<sup>74</sup>

〈陰山〉，說：

陰山天下險，鳥道上稜層。抱石千年樹，懸崖萬丈冰。愚歌愁倚劍，側步怯扶繩。更覺長安遠，朝光午未升。<sup>75</sup>

〈出山自檀州東北入山到鐵漿館出山凡八程〉，說：

萬里亘東西，連峰隱朔陞。氣纏冰雪慘，險極鬼神為。偏仄單車度。盤桓壯志悲。今朝識天意，正欲限華夷。<sup>76</sup>

蘇頌在〈奚山道中〉，說：

山路縈回極險屯，才經深澗又高原。順風衝激還吹面，灑水堅凝

<sup>72</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12，〈入山〉，頁125。

<sup>73</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思鄉嶺〉，頁325。

<sup>74</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8，〈摸斗嶺〉，頁326。

<sup>75</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1，〈陰山〉，頁248。

<sup>76</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1，〈陰山〉，頁248。

幾敗轅。……。<sup>77</sup>

可見宋使節使遼途中，都曾經行走於高山、峻嶺、曲川、狹路、懸崖、深澗等險峻的路況，確實是一項歷盡艱險的任務，因此在他們的使遼詩當中，遂出現了對遼境路況險峻的共同感觸。

另外，有些宋使節使遼的路線，必須經過險惡的沙磧地形，據蘇頌〈和過神水沙磧〉，說：

沙行未百里，地險已萬狀。逢迎非長風，狙擊殊博浪。昔聞今乃經，既度愁復上。幸無漲天災，日月免遮障。<sup>78</sup>

〈贈同事閣使〉，說：

山路盡陂陀，行人陟險多。風頭沙磧暗，日上雪霜和。……。<sup>79</sup>

〈沙陔路〉，說：

上得陂陀路轉艱，陷輪摧馬苦難前。……。<sup>80</sup>

以及彭汝礪作〈大小沙陀〉詩二首，其二說：

大小沙陀深沒膝，車不留蹤馬無跡。沙陀沙深處車馬過亦無跡。曲折多途胡亦惑，自上高岡認南北。大風吹沙成瓦礫，頭面瘡痍手皸坼，下帶長烟蔽深驛。層冰峨峨霜雪白，狼顧鳥行愁覆溺。沿河踏冰上，每日為常。一日不能行一驛，吾聞治生莫如嗇。<sup>81</sup>

〈尚德〉，也說：

萬里沙陀險且遙，雪霜塵土共蕭條。……。<sup>82</sup>

顯然這種險惡的沙磧地形，容易使人車陷於其中，造成寸步難行，因此使宋

<sup>77</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前使遼詩》，〈奚山道中〉，頁162-163。

<sup>78</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前使遼詩》，〈和過神水沙磧〉，頁165。

<sup>79</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贈同事閣使〉，頁172。

<sup>80</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沙陔路〉，頁173。

<sup>81</sup> [宋]彭汝礪，〈大小沙陀〉二首，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3，頁10603。

<sup>82</sup> [宋]彭汝礪，〈尚德〉，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0，頁10552。

使節行經此種地形時，有很深刻的共同感觸。

## 九、對遼境異國飲食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在遼境內接受酒宴招待，常有機會接觸一些新奇、少見或味道奇特的異國食物，其中有些也許是美味可口，但是有些則不合宋使節的胃口，使他們頗以為苦。據蘇頌在〈契丹帳〉詩，提到：「……酪漿羶肉誇新品。……。」<sup>83</sup>就是這一類食物讓宋使節「吃」盡了苦頭，例如蘇頌〈契丹紀事契丹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為苦，紀事書呈同事閤使〉，說：

夷俗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肥醲肴膳嘗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sup>84</sup>

從這一首詩，可知蘇頌兩次使遼，除了深受天寒、路遙、地險之苦，另一頗感痛苦困擾的，就是每位宋使節出使遼國時，都必須面對的飲食問題。<sup>85</sup>

關於這種宋遼兩國飲食文化不同的情形，據路振《乘軺錄》，說：

大中祥符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六年，1008），……十二月……九日，虜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以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侑宴，文木器盛虜食，先薦駱麩，用杓而啖焉。熊肪、羊、豚、雉、兔之肉為濡肉，牛、鹿、雁、鶩、熊、貉之肉為臘肉。割之令方正，雜置大盤中。二胡離衣鮮潔衣，持悅巾，執刀匕，遍割諸肉，以啖漢使。<sup>86</sup>

顯然宋使節在遼地所吃的「駱麩」、「熊肪、羊、豚、雉、兔之肉」、「牛、鹿、雁、鶩、熊、貉之肉」，大部分是宋使節在宋國境內平時比較難以吃得到的食物，而且有些食物並未能合於宋使節的胃口，例如蘇轍在其

<sup>83</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契丹帳〉，頁171。

<sup>84</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契丹紀事〉，頁177。

<sup>85</sup> 可參閱蔣武雄，〈宋使節在遼的飲食活動〉，《東吳歷史學報》16（臺北：東吳大學，2006.12），頁1-24。

<sup>86</sup> [宋]路振，《乘軺錄》，收錄於趙永春編，《奉使遼金行程錄》，頁14-15。

〈渡桑乾〉詩，說：

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sup>87</sup>

即是描述他在遼上京十天當中，異國風味的飲食讓他感到很困擾。另外，據朱彧《萍州可談》，說：「先公使遼，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sup>88</sup>這段話讓我們知道遼人食物中的調味配料，也常使宋使節食之無法下嚥。因此難怪在前引蘇頌〈契丹紀事〉詩題和詩文中，特別提到「契丹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為苦」、「肥醜肴膳嘗皆遍」，這可說代表了宋使節對遼境異國飲食，讓他們都深感苦惱的共同感觸。

## 十、在遼境途中與本國使節相遇的共同感觸

由於宋遼兩國交聘活動頻繁，使宋使節在該年使遼所負的任務，彼此並不相同，因此必須先後分批從宋汴京啟程赴遼，但是在該年使遼路線相同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在往返途中，與正在赴遼或返宋的另一批宋使節相遇。此種情形往往使身在異國，而又同為使節身分的宋使節們，在相遇時很微妙的產生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例如在宋仁宗至和二年（遼道宗清寧元年，1055），因為遼興宗死，宋朝廷派遣祭奠使、遼太后生辰使、賀登寶位使、賀正旦使，先後赴遼進行相關的交聘活動，因此出現了宋使節在遼境中相遇的情形。當時劉敞任遼法天太后生辰使，抵達遼中京時，與正在南返的祭奠使呂公弼（1007-1073）相遇，作〈逢呂侍郎〉詩，說：

北鴈南鳧不自期，異鄉交臂復分飛。壯心已折霜侵鬢，徂歲相看淚滿衣。絕幕陰多逢日少，滯林行苦見人稀。子牟意緒君諳識，況乃登臨遠送歸。<sup>89</sup>

<sup>87</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渡桑乾〉，頁196。

<sup>88</sup> [宋]朱彧，《萍州可談》，收錄於《宋代筆記小說》（八）（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卷2，頁6。

<sup>89</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逢呂侍郎〉，頁269。

按，呂侍郎即是呂公弼，當時他比劉敞提前從宋汴京啟程赴遼，因此在返宋途中，與正在往前行的劉敞相遇，使劉敞對於已行走在歸程的呂公弼，頗為羨慕，也感嘆兩人相遇後又必須各自分赴前程。

歐陽修在該年任賀登寶位使，比劉敞晚幾天啟程赴遼，因此行至桑乾河時，與正在南返的祭奠使正副呂公弼、郭諮相遇。據歐陽修〈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說：

……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腰。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sup>90</sup>

此詩中所提到的「呂郭」，是指呂公弼、郭諮（生卒年不詳）二人。在同年八月癸丑（二十八日），宋朝廷以「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為契丹祭奠使，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郭諮副之」。<sup>91</sup>因此其二人也在該年使遼，而且啟程日期比劉敞、歐陽修還要早，因為據劉敞〈寄呂侍郎（呂公弼）〉詩，說：

荒山逢故轍，自上重岡立。君車不可望，君手何由執。旅思隨日遠，徂年背人急。舞劍中夜興，應知憂感集。<sup>92</sup>

此詩題下有注文，說：「呂先予數日北行」。另外，劉敞〈寄永叔（歐陽修）〉詩，說：

俱持強漢節，共下承明殿。相從不相及，相望不相見。平生慕儔侶，宿昔異鄉縣。展轉多遠懷，恍惚猶對面。桑乾北風渡，冰雪捲飛練。古來戰伐地，慘澹氣不變。贈君貂襜褕，奴力犯霜霰。一尺握中策，無由奉深眷。<sup>93</sup>

此詩題下也有注文，說：「永叔後予數日使北」。當時宋朝廷為了配合遼在「十一月甲子（十日），葬興宗皇帝於慶陵，宋及高麗遣使來會」的時間，<sup>94</sup>

<sup>90</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頁81。

<sup>91</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癸丑條，頁19。

<sup>92</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7，〈寄呂侍郎〉，頁4。

<sup>93</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13，〈寄永叔〉，頁12。

<sup>94</sup> [宋]脫脫，《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21，本紀第21，道宗1，頁252。



因此呂公弼、郭諮必須提早啟程，而依據宋臣使遼逗留於遼京城（也包括遼皇帝駐帳地）一般約為十天來看，<sup>95</sup>呂公弼應是在十一月底回國途中，和正在前往遼上京的歐陽修相遇。而歐陽修在此首詩中，則描述了他們相遇時喜悅的情景。

至於劉敞是在遼上京完成交聘活動後，將要啟程返宋的前兩三天，遇到了剛抵達上京的歐陽修，兩人的心情都很興奮，因此劉敞作〈逢永叔〉詩，特別描述說：

絕域逢君喜暫留，舉杯相屬問刀頭。久持漢節旄空盡，獨拜穹廬死可羞。醉裏歲華驚易老，愁邊溝水愴分流。玉關生入知無恨，不願張騫博望侯。<sup>96</sup>

從這首詩，可知劉敞對於在遼境與好友歐陽修相遇，顯得非常高興，兩人也舉杯問候，但又對相遇後的分離頗感惆悵，因此當劉敞向遼道宗辭行後，在即將返宋之際，作〈留別永叔〉詩，說：

回車欲度幕南庭，此地那知眼界青。老覺鬢毛俱種種，醉看風物盡冥冥。平時慟哭休論事，遠別悲歌更忍聽。且共春風同入塞，憶君時計短長亭。<sup>97</sup>

充分顯現出他們兩人離別依依的情懷。

而歐陽修在回國之後，作詩〈重贈劉原父〉，也提到他與劉敞在遼上京相遇的情形，說：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月匆匆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盂山西看落霞。風雲暮慘失道路，礮谷夜靜聞麕麇。行迷方向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只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雁，歸路

<sup>95</sup> 可參閱蔣武雄，〈宋遼使節逗留對方京城日數的探討〉，《空大人文學報》，12（臺北：空中大學，2003.12），頁197-212。

<sup>96</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逢永叔〉，頁268。

<sup>97</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留別永叔〉，頁275。

柳暗藏嬌鴉。而今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sup>98</sup>

從這兩首詩，我們可以感受到劉敞與歐陽修的友情至為深厚，因此他們兩人在遼上京相遇，頗令他們珍惜與難忘。

劉敞離遼上京之後，在返宋途中，行至遼中京時，又與正在前往遼上京的正旦使范鎮（范景仁，1007-1088）、李復圭（李審言，生卒年不詳）相遇。因此劉敞作詩〈姚家寨道中逢李諫議〉，說：

蕭蕭歸騎歷崔嵬，一見塵中耳目開。授里同為萬里使，望雲先識二星回。北荒鵬躍南溟去，西極馬循東道來。世上應無此別遠，留連彊盡手中杯。<sup>99</sup>

以及〈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說：

怪來原隰滿光華，不意相逢天一涯。久別班荆情未易，少留傾蓋日空斜。山連木葉千峯雪，地逼龍城萬里沙。深愧壯心輕遠適，自嫌憔悴聽悲笳。<sup>100</sup>

劉敞在此二首詩中，強調了經過長途的跋涉，在異國與同為使節身分的范、李二人相遇，不禁有良多的感嘆。

另外，彭汝礪在宋仁宗元祐六年（遼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曾任太皇太后祝賀遼道宗生辰國信使，於返程途中經過沙陀之地時，與宋正旦使副相遇，因此作〈沙陀逢正旦使副〉詩，說：

踏雪予今濟土河，驅車君始入沙陀。異鄉邂逅不可得，別酒留連能幾何。縹緲飛鴻無限意，凋零白草不勝歌。仲玉、子開使虜小詞有飛鴻、白草句。到家正是花時節，酒飲休辭盃數多。<sup>101</sup>

按，此年宋朝廷是以「吏部郎中趙偁為太皇太后賀遼主正旦使，西京左藏庫

<sup>98</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重贈劉原父〉，頁82。

<sup>99</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姚家寨道中逢李諫議〉，頁266-267。

<sup>100</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3，〈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頁267。

<sup>101</sup> [宋]彭汝礪，〈沙陀逢正旦使副〉，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1，頁10554。

使王鑒副之。司農少卿程博文為皇帝賀遼主正旦使，左藏庫副使康昺副之」，<sup>102</sup>因此在此時他們四人仍然是在前往廣平淀的途中，而彭汝礪對於能在異國與另一批本國使節相遇，深覺相當難得，遂特別作此首詩以記之，並且提到等大家都回到宋汴京之後，再一起多多共飲幾杯酒。

## 十一、在遼境思念家國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離鄉日久，加上旅途中的孤寂與對北國異鄉多方面的不適應，使他們很容易產生思念家國的情懷，尤其是隨著赴遼的旅程越行越遠，思念家鄉、親友的情緒更常盈繞於心頭，因此在他們所作的使遼詩中，遂盡情地寄託和抒發這種情緒，例如歐陽修〈奉使道中作三首〉，說：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為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匆匆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路正長。<sup>103</sup>

歐陽修在此三首詩中，細膩地描述他行走於使遼旅途中，思念家國的心情，尤其是「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這一句正是強調了盼望屆時返回家國的喜樂，在此時已成為支撐他繼續堅忍旅途之苦的原動力。諸葛憶兵在〈論北宋使遼詩〉中，分析此三首詩，也說：「這三首詩，第一首寫辭家登程，第二首寫客行思家，第三首寫客夢還家，選取三個角度、三種時間段，將使臣的思家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sup>104</sup>

再據劉敞作〈發桑乾河〉詩，說：

<sup>102</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64，宋哲宗元祐六年八月乙巳條，頁11-12。

<sup>103</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54，《居士外集》，卷第4，古詩，〈奉使道中作三首〉，頁402。

<sup>104</sup> 諸葛憶兵，〈論北宋使遼詩〉，《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廣州，2006），頁112。

……我行亦已久，羸馬聲正悲。覽物歲華逝，撫事壯心違。豈伊越鄉感，乃復淚沾衣。<sup>105</sup>

〈思鄉嶺〉，說：

……亂山不復知南北，惟記長安白日邊。<sup>106</sup>

以及〈過思鄉嶺南茂林清溪啼鳥游魚頗有佳趣〉，說：

……欲忘旅思行行遠，無奈春愁處處濃。<sup>107</sup>

陳襄〈黑崖道中作〉，說：

陰山窮漠外，六月苦行人。……馬饑思漢草，僕病臥沙塵。夜夢金華阻，披衣望北辰。<sup>108</sup>

彭汝礪〈途中見接伴日三得家書因作是詩寄候〉，說：

誰似老胡喜，一朝三得書。去家長念汝，觸事獨愁予。水凍魚全少，天寒雁更疏。三冬多雍熱，安否比何如。<sup>109</sup>

從這三位宋使節的詩文內容，都讓我們感受到，他們在使遼的路途上，思念家國的鄉愁相當深濃，頗有躍然於紙上的感覺。

另外，筆者在此要特別提到，宋使節在使遼途中，對其妻子的思念，例如沈邁（1025-1067）〈道中見新月寄內〉，說：

離別始十日，已若十歲長。行行見新月，淚下不成行。念我一身出，萬里使臨惶。王命不得辭，上馬猶慨慷。一日不見君，中懷始徊徨。我行朔方道，風沙雜冰霜。朱顏最先顰，綠髮次第蒼。腰帶減舊圍，衣巾散餘香。郵亭苦夜永，燈火寒無光。獨歌使誰

<sup>105</sup> [宋] 劉敞，《公是集》，卷7，〈發桑乾河〉，頁69。

<sup>106</sup> [宋] 劉敞，《公是集》，卷28，〈思鄉嶺〉，頁325。

<sup>107</sup> [宋] 劉敞，《公是集》，卷24，〈過思鄉嶺南茂林清溪啼鳥游魚頗有佳趣〉，頁284。

<sup>108</sup> [宋] 陳襄，《古靈集》，卷23，〈黑崖道中作〉，頁7。

<sup>109</sup> [宋] 彭汝礪，〈途中見接伴日三得家書因作是詩寄候〉，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1，頁10566。

和，孤吟詎成章。輾轉不得寐，感極還自傷。思君知何如，百語不一詳。塞雁方南飛，玉音未可望。願君愛玉體，日看庭樹芳。欲知歸期蚤，東風弄浮陽。<sup>110</sup>

沈邁這首詩，顯現出他們夫妻兩人非常恩愛，因此他啟程赴遼才只有十天，就已經對妻子思念不已，遂在詩中描述離情、離愁、相思之苦，也特別提醒妻子要保重身體，一起盼望著春天時他的歸來。

蘇轍也作有〈春日寄內〉詩，說：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脫弊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sup>111</sup>

蘇轍此首詩描述他在使遼途中，遙想著春天歸來時，妻子史氏相迎的情景，顯現出他對妻子深深的思念。

## 十二、在遼境望歸與歸心似箭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遠赴遼國，不僅思鄉的情懷常盈繞於心中，望歸的心情也隨著離鄉日久顯得越來越強烈，及至宋使節完成使遼交聘活動的任務之後，終於可以踏上返鄉的歸途時，他們歡欣的情緒更是油然而生。例如據韓琦〈使回戲成〉，說：

專對慚非出使才，拭圭申好斂旌回。禮煩偏苦元正拜，戶大猶輕永壽杯。欹枕頓無歸夢擾，據鞍潛覺旅懷開。明朝便是侵星去，不怕東風拂面來。<sup>112</sup>

歐陽修〈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說：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

<sup>110</sup> [宋] 沈邁，《西溪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道中見新月寄內〉，頁3。

<sup>111</sup> [宋] 蘇轍，《樂城集》，卷16，〈春日寄內〉，頁196。

<sup>112</sup> [宋] 韓琦，《安陽集》，卷4，〈使回戲成〉，頁10-11。

向南行。<sup>113</sup>

鄭獬〈離雲中一首〉，說：

南歸喜氣滿東風，草軟沙平馬足鬆。料得家人相聚說，也知今日發雲中。漢使離北庭常限正月四日。<sup>114</sup>

蘇頌〈離廣平〉，說：

歸騎駸駸踏塵去，數朝晴日暖如春。向陽漸使聞南雁，炙背何妨效野人。度漠兼程閑鼠褐，據鞍濃睡側烏巾。窮冬荒景逢溫煦，自是皇家覆育仁。<sup>115</sup>

彭汝礪〈南歸〉，說：

匆匆燈火著征衫，客勸賓酬酒既酣。老馬經時俱首北，大鵬今日會圖南。擬尋樂事羞華髮，欲問生涯指舊庵。貪惜上恩歸未得，素餐自愧百無堪。<sup>116</sup>

以及蘇轍〈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說：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速，朝暘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橫。<sup>117</sup>

從這六首詩都可讓我們感受到宋使節們從遼皇帝駐帳地，剛啟程返宋時，那種喜悅的心情很明顯地充滿於使遼詩句當中。

另外，在歸鄉返宋途中，宋使節的心情也常是欣喜、激動的，例如劉敞曾作〈寄書〉，說：

<sup>113</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12，《居士集》，卷第12，律詩，〈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頁121。

<sup>114</sup> [宋]鄭獬，《鄭溪集》，卷28，〈離雲中一首〉，頁11。

<sup>115</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離廣平〉，頁176。

<sup>116</sup> [宋]彭汝礪，〈南歸〉，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1，頁10553。

<sup>117</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頁196。

十里一反顧，五里一徘徊。悠悠三千里，莫知我心哀。客愁紛無涯，歲月忽如擲。人生莫自料，皓首豈易測。節旄未落歸去來，天遣春風隨我回。入朝寧食建業水，還家卻賦南山雷。婦能秦聲妾趙舞，稚子可使行久杯。急須為樂娛日夜，何事憔悴淹塵埃。行矣乎，歸去來。<sup>118</sup>

以及〈過中京後寄和貢父弟〉，說：

歸鞍蹀躞弄輕塵，滿眼韶光破宿雲。去國幾愁歌白紵，上天真喜望緄群。華林雪盡鶯先轉，廣陌風多草競熏。我欲還家千日飲，益須釀酒張吾軍。<sup>119</sup>

劉敞在這兩首詩中，都述及返家之後，與家人相處的情形，也反映出他返宋途中的心情充滿了欣喜與激動。

鄭獬曾作〈回次媯川大寒〉，說：

……東風十萬家，畫樓春日長。草踏錦靴綠，花入羅衣香。行人卷雙袖，長歌歸故鄉。<sup>120</sup>

以及〈回至涿州〉，說：

來時正犯長安雪，今見春風入塞初。為問行人多少喜，燕山南畔得家書。<sup>121</sup>

顯然鄭獬行於返宋的路上，因為收到家書，讓他非常高興。

蘇頌〈發柳河十二月二十七日早發柳河，蹉程山路，險滑可懼，因見舊游，宛然如昨〉，說：

清晨驅馬兩崖間，霜重風高極險艱。前日使人衝雪去，今朝歸路踏冰還。道旁榛莽樵蘇少，野外汙萊耒耨閑。遼土甚沃，而地寒不可

<sup>118</sup> [宋] 劉敞，《公是集》，卷16，〈寄書〉，頁184。

<sup>119</sup> [宋] 劉敞，《公是集》，卷25，〈過中京後寄和貢兩弟〉，頁289-290。

<sup>120</sup> [宋] 鄭獬，《鄭溪集》，卷23，〈回次媯川大寒〉，頁3-4。

<sup>121</sup> [宋] 鄭獬，《鄭溪集》，卷28，〈回至涿州〉，頁11。

種，春深始耕，秋熟即止。還似昔年經歷處，下弦殘月插東山。<sup>122</sup>

以及〈摘星嶺二十八日過摘星嶺，行人相慶云：「過此則路漸平坦，更無登涉之勞矣。」〉，說：

昨日才離摸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峯。摸斗、摘星二嶺名疲軀坐困  
千騎馬，一行二百餘騎遠目平看萬嶺松。絕塞阻長踰百舍，畏途  
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騶御人人喜動容。<sup>123</sup>

據蘇頌此二首詩，可知其一行人在回程途中又再度面臨行路的艱難與煎熬，因此當過了摘星嶺之後，一行人皆慶幸險路已盡，將可行走於平坦之路了。而且在返程的路上，越往前行似乎越能認得歸國返鄉的路，使他們感到欣喜。另外，蘇頌因兩次使遼，沿路驛館等於來回行經四次，因此常使他邊行邊回憶起以前所見過的景象，而感觸良多。

彭汝礪使遼返宋途中，作〈諸君約歸日〉，說：

黃金束帶錦貂裘，白髮追隨每日羞。已見冰漸流碧水，遙知春色  
滿皇州。紅關金谷樓前面，綠暗玉津池上頭。衰病到家應稍健，  
為公須醉百金甌。<sup>124</sup>

〈歸期〉，說：

歸期元約是花時，曲指花時定可歸。日暖歸雲迎馬首，天寒飄雪  
點人衣。老胡淚落不忍別，野鵲性靈相近飛。到得歸時春更晚，  
故園桃李正芳菲。<sup>125</sup>

〈過墨斗嶺聞鳥聲似子規而其形非是〉，說：

有鳥羽毛非子規，向人如道不如歸。使輶不用君多勸，未到歸心  
已似飛。<sup>126</sup>

<sup>122</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發柳河〉，頁176。

<sup>123</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摘星嶺〉，頁177。

<sup>124</sup> [宋]彭汝礪，〈諸君約歸日〉，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1，頁10553。

<sup>125</sup> [宋]彭汝礪，〈歸期〉，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1，頁10553。

<sup>126</sup> [宋]彭汝礪，〈過墨斗嶺〉，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4，頁10615。



這三首詩顯示出彭汝礪雖然仍在遼境，但是他心中卻一直充滿著返回宋國之後的情景，包括春天的歸期、洛陽開封名園的景色，以及與同事共飲的情形，還有他歸心似箭的心情。

另外，有一事必須特別提及的是，蘇轍在返宋途中，可能是牽掛著家國之事，因此心不在焉，疏於注意，竟然發生人馬一起摔倒，造成腳受傷的情形，據其詩〈傷足〉，說：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中塗冰塞川，滉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亦忘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坻。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即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sup>127</sup>

蘇轍在此詩中提到他「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在歸心似箭的心情下，以致於沒注意路況，導致人馬摔倒，並且也兼述了他對人生的體認。

### 十三、返抵宋邊鎮雄州的共同感觸

宋使節從遼返宋，經過宋邊驛白溝驛之後，再往南行約四十里，即可到達宋邊鎮雄州。因此雄州是宋使節從遼返宋入境後的第一個重鎮，使他們常有一種終於真正回到宋國境內的感覺，也因而會出現共同的感觸。例如劉敞返抵雄州時，作〈雄州留寄醉翁（歐陽修）〉，說：

沙漠惟逢雪，燕谿不見春。聊將曾折柳，留待未歸人。<sup>128</sup>

因為劉敞與歐陽修是同一年使遼，而劉敞比歐陽修提早數日出發，也就比歐陽修提早數日返抵雄州，因此劉敞在此詩中，告訴歐陽修，在回程中大部分是下雪的日子，沒有春天已至的感覺。而現在他本人已經回到了本國境內雄

<sup>127</sup> [宋]蘇轍，《樂城集》，卷16，〈傷足〉，頁196。

<sup>128</sup> [宋]劉敞，《公是集》，卷27，〈雄州留寄醉翁〉，頁323。

州，姑且折一段柳枝，留待尚行走於回程的歐陽修返抵雄州時，可感受到春天的氣息。

沈邁使遼返抵雄州時，因為已返至宋國境內，顯得相當欣喜，因此在接受雄州地方官員招待時，作詩〈使還雄州曹使君夜戲贈三首〉，說：

風霜滿面使胡歸，洗眼看君喜可知。更出佳人對紅燭，今霄醉倒欲何辭。

法曲新聲出禁坊，邊城一聽醉千觴。明朝便是南歸客，已覺身飛日月傍。

粉面嬌環紅綉裙，主翁獨遣勸佳賓。它時金谷重相遇，還許尊前問故人。<sup>129</sup>

從這三首詩，我們可以感受到沈邁從遼境返抵宋境內邊鎮雄州，那種返回家國歡喜的心情，確乎躍然於詩中。

彭汝礪使遼返抵雄州時，曾作詩〈歸次雄州〉，說：

雁奴到日人初別，燕子來時我亦還。馳馬直登山絕頂，爭圖先見瓦橋關。<sup>130</sup>

〈至雄州寄諸弟并呈諸友〉二首，說：

馬頭今日過中都，到得雄州更有書。道路莫嗔音問少，天寒沙漠雁全疏。

沙陀行盡見南山，過却中京更少寒。欲寄梅花無處覓，祇將書去報平安。<sup>131</sup>

以及〈到雄州不得家書〉，說：

<sup>129</sup> [宋]沈邁，《西溪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使還雄州曹使君夜戲贈三首〉，頁5-6。

<sup>130</sup> [宋]彭汝礪，〈歸次雄州〉，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4，頁10617。

<sup>131</sup> [宋]彭汝礪，〈至雄州寄諸弟並呈諸友〉二首，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4，頁10614。

馬頭不是病風埃，相別相望眼不開。祇有瓦橋書可附，何緣不寄一聲來。<sup>132</sup>

彭汝礪在此四首詩中，描述他返抵雄州的情形，其中提及他在回程的路上，他一直盼望到了雄州之後，應該會收到家人已經寄來的家書，可讓他稍減對家人的牽掛，但是當他到達雄州時，卻未見有家書寄來，令他相當失望。

#### 十四、結 論

以上的論述，筆者雖然只列舉了十二項關於宋使節使遼的共同感觸，而且使遼詩的作者，主要為韓琦、歐陽修、陳襄、蘇轍、蘇頌、劉敞、呂陶、胡宿、王珪、彭汝礪、鄭獬、沈遘等十二人。但是我們已可以發現這些共同的感觸，可說是多元，而又複雜的，包括他們見人、見地、見物，以及對氣候寒冷、路途遙遠、路況險峻、思念家國、歸心似箭等所產生的共同感觸。如將這些共同感觸的內容加以分類，又可略分為異地感受、家鄉思懷、歷史詠嘆三種情感的抒發。因此我們更可體會到當時宋使節將這些感觸，融入在他們所創作的使遼詩當中，遂形成了宋朝詩歌中頗為特殊的作品。

筆者在詳閱宋使節的使遼詩，以及撰寫本文之後，感受最深的，就是宋使節每一次使遼，其實都是一件身心俱疲的任務。雖然他們的使遼之行身負國家外交重任，應會覺得光榮，以及是一件對國家頗有貢獻的事情，使他們願意全力以赴的去達成任務。例如蘇轍使遼，入遼境之後，因為時空的不同，使他更加體認使遼之行確實是任重道遠，也對自己更加期許，作〈贈右番趙侍郎〉詩，說：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駢馬貂裘寒自煖，連牀龜息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黎藁及春生。<sup>133</sup>

<sup>132</sup> [宋] 彭汝礪，〈到雄州不得家書〉，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905，頁10635。

<sup>133</sup> [宋] 蘇轍，《樂城集》，卷16，〈贈右番趙侍郎〉，頁194。

可見蘇轍對於自己使遼之行，頗以達成宋國外交任務為重，而不以行程艱辛和繁瑣禮節為苦。

但是每個人的身體畢竟都是血肉之軀，有其承受身心煎熬的限度，誠如蘇頌在〈山路連日衝冒風雨頗覺行役之難〉詩中所言：

却到深山歲已殘，西風連日作晴寒。塵埃季子貂裘敝，憔悴休文革帶寬。往復七旬人意怠，崎嶇千險馬行難。三關猶有燕山隔，安得陵空縱羽翰。<sup>134</sup>

在這首詩中，蘇頌描述了他經歷天寒、路遙、險峻的使遼路程，使他深感「憔悴」、「意怠」。

而且假如宋使節的身體本來就比較虛弱，因此他的使遼之行實際上是抱病前往，則將更為辛苦難受。例如歐陽修即是在此情況下使遼，據他在〈答陸學士經〉書簡中，說：「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sup>135</sup>另外在〈書素屏〉詩中，他也提到使遼的辛苦，說：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床頭，輾轉夜向晨。臥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sup>136</sup>

顯然天寒、路遙、險峻的使遼路程，使歐陽修只能祈求「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筆者認為歐陽修這種心境，其實對其他每一位宋使節而言，應該也都是同樣的，因此使他們在使遼路途中，身心深受折磨的情況下，遂把種種多元

<sup>134</sup>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卷13，《後使遼詩》，〈山路連日衝冒風雨頗覺行役之難〉，頁176。

<sup>135</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二），卷151，書簡，卷第8，〈答陸學士經〉，頁1225。

<sup>136</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書素屏〉，頁81。

而又複雜的共同感觸，都在使遼詩中呈現出來。

最後，筆者擬進一步指出的是，北宋時期宋使節所作的使遼詩，可謂是一種很獨特的歷史作品，並且具有時代的意義。今筆者在本文中，透過使遼詩論述他們使遼時所見、所聞、所感的共同感觸之後，筆者很希望本文能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研究宋遼關係史的學者以本文為基礎，針對宋使節當時的天下觀、歷史意識、國族認同和異國想像等問題，作更深廣的研究。

airiti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宋〕王珪，《華陽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王曾，《王沂公行程錄》，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宋〕包拯，《孝肅包公奏議》（也稱《包孝肅公奏議》、《包拯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宋〕朱彧，《萍州可談》，收錄於《宋代筆記小說》（八），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宋〕宋綬，《契丹風俗》，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宋〕沈邁，《西溪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胡宿，《文恭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 〔宋〕陳襄，《古靈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路振，《乘軺錄》，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宋〕劉敞，《公是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 〔宋〕鄭獬，《鄖溪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薛映，《薛映記》，收錄於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宋〕韓琦，《安陽集》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8。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宋〕蘇轍，《欒城集》，收錄於《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李義、胡廷榮，《宋人使遼詩全集》，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

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二、近人專書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傅樂煥，《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

# The Common Feelings of the Song Envoys to the Liao: An Investigation of “Shi Liao Shi” Poetry

Wu-Hsiung Chiang\*

##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term peacefu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countries, the Song dynasty usually sent official civil envoys to the Liao on diplomatic-related activities. As a result, the works of “Shi Liao Shi” appeared, describing the natural scenery during the journey, the hardships encountered, the steep terrain of the road, the severe cold weather of the northern land, the homesickness felt, and the customs of the Liao. The Song envoys shared common insights, observations,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and they even shared common feelings regarding “Shi Liao Shi”. The author divides these common feelings into twelve items in this text to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hoping to link the Song envoys to the Liao’s round trips with his train of thought and help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Liao as well as their engagement.

**Key words:** Song, Liao, diplomacy, diplomatic activities, Shi Liao Shi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